



南渡广济桥

□陈黎明

奉化的南渡和北渡

探访古桥

奉化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发源于四明、天台山脉的剡溪、县溪、东江三条河流从崇山峻岭中奔泻而出，在广袤的平原构成纵横交叉的河网。河流给人们农事和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造成出行不便，于是摆渡成为首选途径。有摆渡即有渡口，因此，奉化自古多渡口，如尚田的广渡，江口的南渡、徐家渡、下王渡、北渡等。其中南渡和北渡最为有名。

南渡位于原南浦乡，旧时也称南津。唐时，有人撑小船、竹排为乡人摆渡过河，逐渐形成渡口。渡口所在地，称南渡。后因行旅往来如梭，舟渡不敷所需，北宋建隆二年（961），僧人师悟在渡口旁建起土桥。土桥圮后，乡人又易之木桥。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里人汪汲首建石桥，桥上建廊屋，为广济桥之始。后虽几度重修，但现在的石桥墩还是元代至元二十三年（1286）建造的。

南渡因水路交通便利，加之临近鄞地，逐渐成为交通要道，唐时，官府已设南渡铺，为驿道所经之处。南渡口虽然很早因架桥而无船摆渡，但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桥北东岸还留有埠头，有夜航船往来于奉化与宁波间。

南渡因渡置村，也因渡成市。清末民国时期，南渡一带商贸发达，形成集市，渡口边南货店、布庄店、木器店等店铺林立。每逢三、七、十市日，附近乡民、贩夫蜂拥赶来。广济桥下船只往来如梭，山货、海鲜等由渡口上岸。

北渡位于与鄞州相隔的奉化江边，因位于奉化最北端，故称北渡。后村亦以渡得名。居民胡姓，旧时村边有停泊船只的道头，故别称道头胡。也许是地理位置关系，也许是过去科技落后，北渡一直没有造桥，最早靠私船摆渡。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汪汲造巨舟济渡，且负责篙师工资。直到元代至元十五年（1278），才由官府造船摆渡。北渡同样是一处交通要道，宋时即设有驿站，宋《宝庆四明志》记载：“北渡铺距南渡铺二十五里。”

北渡铺与南渡铺是连接浙东南南北水陆通道的重要枢纽，官差商旅，络绎不绝，可由此上宁、绍，下台、温。

那些摆渡来往的文人骚客，将南渡与北渡留在他们的诗文里。晚唐诗人许浑作有《晓发鄞江北渡寄崔、韩二先辈》诗一首：“南北信多歧，生涯半别离。地穷山尽处，江泛水空时。露晓蒹葭重，霜晴橘柚垂。无劳促回楫，千里有心期。”人生别离，千里心期，这是古往今来一个永恒的主题。或许正因为如此，许浑的诗篇才能流传千年。至清代，诗人倪占在竹枝词《鄮南杂句》又重提许浑的诗篇：“客路迢迢黯客魂，夕阳里外几烟村；江空路重蒹葭晓，北渡留题尚许浑。”当年，戴表元称之为“渡江以来诗祖”的拱州（今河南胜县）人张良臣，随父避乱南来，初过南渡，为渡口风光所迷，即赋诗《南渡晓行》一首：“七点五点星斗落，一声二声钟声清。路人小桥和梦过，豆花深处草虫鸣。”诗人笔下的南渡，静谧得如同梦境一般，这对生逢动荡年代的张良臣来说十分难得。也许正是这种宁静的乡村美景让他着迷，最终他隐居大雷山，那里是他可以安心栖身的地方。

其他的诗人也多写到南渡与北渡，如人称石窗先生的华仁卿作有《夜宿南渡》诗，里面有“晴帆南渡港，晚饭野人家”、“风至鸣溪筱，潮回吐岸沙”的诗句；张时也有《南渡》一诗：“路出青山峡，云移碧水槎。新蒲没洲渚，斜日到村家。林暝鸟翻树，潮来月满沙。缘知邱壑内，偏自有烟霞。”晚唐诗人陆龟蒙作有《北渡》：“江客柴门枕浪花，鸣机寒橹任呕哑。轻舟过去真堪画，惊起鸬鹚一阵斜。”诗人们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渡口是他们心中深刻的一道风景。

说到奉化北渡，不得不说鄞州的北渡。隔江相对的两地，共享同一个地名，足见两地的缘分。关于北渡，有一个传说。这个传说要从鄞州北渡村的一座还金桥说起。相传清朝年间，有个奉化人去宁波府缴库银，从奉化江南岸摆渡过江后，在渡口边打起了瞌睡。醒来后匆匆赶路，忘了带上装有库银的袋子。鄞州北渡村的一位老人捡到库银后，及时归还了他。为表示谢意，那位奉化人出资在北渡村建造了一座桥，取名“还金”，以赞颂老人拾金不昧的品德。故事讲述的是奉化人与鄞州人的情谊。现在的还金桥是鄞州的“钟表大王”孙梅堂于民国年间出资修造的，桥边筑有还金亭。

一条奉化江隔绝了两地，一个渡口却又将两地人联系起来。奉化和鄞州，两地乡人世世代代通过这个渡口结亲联姻，走亲访友，买卖货物。渡船吱呀的摇橹声历久不绝，乡人的身影时时摇曳在泛着涟漪的江面上。

如今，北渡口附近已经建起大架桥，省道、县道四通八达，古渡已经没有了昔日的风光。



北渡渡口

古迹传说



位于戚家山上的戚继光雕塑。记者 龚国荣 摄

□荆翼宪

戚家山位于甬江南岸沙蟹岭西南角，与金鸡山毗连。戚家山又名七盘山，古名七家山。海拔69米，后人为缅怀戚继光抗倭功绩，改名为戚家山。

戚继光是山东莱芜人，25岁就被派往山东担负防倭重任。39岁，来镇守宁波等地。在戚家山，戚继光研究总结与倭寇作战经验，创造出闻名于世的“鸳鸯阵法”，把倭寇彻底赶下大海。

戚家山原是杂草丛生之地，但地势极为险要，前有金鸡山作屏障，后有广阔平原山丘，从侧面可窥视山海形势，既隐蔽，又安全。当战争发生时，能快速地进行伏击，及时调集士兵，是一处得天独厚、藏龙卧虎之宝地。

清光绪十一年（1885）欧阳利见来到戚家山。他在作战前，亲自指挥将士平整土地，一千多士兵在山顶开路、凿石，花了半年多时间，终于把山巅开凿得如一块大平地，比足球场还要大，凿下来的山石，就地利用，在山顶四周垒砌成数十间营房和城垒（即营垒）。该营垒南北长150米，东西宽50米，周长达数百米，垒高2.25米，宽1米余。在营垒上每隔数米留有瞭望孔和枪孔，远看营垒草木丛生，近看如铜墙铁壁。垒内有操场，3000多平方米。营垒北侧南侧有营门两座，各筑小路一条，直通驻兵各营。当时戚家山营垒，规模宏大，可容兵3000余人，是二线清兵大本营。中法战争时，小港爱国人士乐氏夫人，看到这两条小路高低不平，又窄又陡，士兵行路不便，自告奋勇出资修筑了两条平板石路。营垒建成后，曾为抗法、抗英、抗倭和抗日，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戚继光在戚家山抗倭时，针对明军兵器装备种类繁多、沿海地形多样、倭寇小股分散的特点，创立攻防兼宜、闻名于世的“鸳鸯阵法”。“鸳鸯阵”阵形以11人为一队，最前为队长，次二人一执长牌、一执藤牌，长牌手执长盾牌遮挡倭寇的箭矢、长枪，藤牌手执轻便的藤盾并带有标枪、腰刀，长牌手和藤牌手主要掩护后队前进，藤牌手除了掩护还可与敌近战。再二人为狼筅手，执狼筅，狼筅是利用南方生长的毛竹，选其老而坚实者，将竹端斜削成尖状，又留四周尖锐的枝丫，每支狼筅长3米左右，狼筅手利用狼筅前端的利刃刺杀敌人以掩护盾牌手的推进和后面长枪手的进击。接着是四名手执长枪的长枪手，左右各二人，分别照应前面左右两边的盾牌手和狼筅手。再跟进的是使用短刀的短兵手，如敌人迂回攻击，短兵手即持短刀冲上前去劈杀敌人。“鸳鸯阵”不但使矛与盾、长与短紧密结合，充分发挥了各种兵器的效能，而且阵形变化灵活。可以根据情况和作战需要变纵队为横队，变一阵为左右两小阵或左中右三小阵。此阵运用灵活机动，正好抑制住了倭寇优势的发挥。戚继光率领“戚家军”，经过“鸳鸯阵法”的演练后，在与倭寇的作战中，每战皆捷。

星移斗转，经年累月。岁月湮没了戚家山营垒当年的雄姿，但在营垒中部，仍可分辨出营房的痕迹。四周墙体除西南段毁坏严重外，其余部分仍保留基本轮廓，现存墙体残长600米，厚1米，宽13.5米不等，全部用大小块石垒成，局部用土加固。就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曾凝聚了不畏强暴、抵御外侮、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为后人留下了一部生动形象的爱国主义教材。1996年11月20日，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镇海口海防遗址之一。